

国际汉语 文化研究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第一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主席 晏世经 曹顺庆

编委会副主席 王晓路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甘瑞媛 (韩国)

司马德琳 (Madeline K. Spring) (美国)

白乐桑 (Joel Marc Bellassen) (法国)

石 坚

刘乐宁 (美国)

吴伏生 (美国)

周小兵

郝 瑞 (Stevan Harrell) (美国)

高德耀 (Joe Cutter) (美国)

主 编 刘 荣

审 稿 雷 莉 任瑚琏 何 婉 李 韵

以言传之，以文化之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代序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华民族已由一个积弱积贫的东亚病夫成为一个具有重要话语权的泱泱大国。沧桑巨变，自不待言。近年来“国际汉语热”倍受瞩目，四川大学《国际汉语文化研究》即应运而生。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致力于将语言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以言相传，以文化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努力实行“走出去”的战略。试想，若汉语走不出去，中华文化又岂能走出去？若汉语走出去了，中华文化随之也就“载”出去了。但环顾四周，关心中华文化走出去者甚众，关注汉语国际影响者鲜，而致力于扩大汉语影响者则又少之。就此而言，《国际汉语文化研究》以服务于国际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为宗旨，进一步发挥国际汉语的文化教育、文化传播和文化沟通的功能，因此具有特别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

汉语的推广与文化的传播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与碰撞，而不是单向的输出与扩张。虽然汉语文化丰富多样，既有时间纵向的源远流长，又有地域横向的广袤无涯，但仍需包容尊重、接纳融合，才不致固步自封、贫乏单一。因此，在文化方面，我们不只须对内扎根，更要对外交流。《国际汉语文化研究》就是以此为志，不仅培根固元，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之汉语教学；而且展望世界，致力于中国文化的输出；更重视海纳百川，开设了中外文化对话专栏。“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此书正是搭建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国际汉语的发展也必将蒸蒸日上。

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言传之，以文化之”便是《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的宗旨。此书在于促进世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于百家争鸣中披沙拣金，努力建设一门立足汉语教学、关怀文化传

□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一辑）

播、实现中外对话的“新国际汉语学”。以此书为平台，承神州之源流，展中华之伟业，启中西之新知，探汉语之未来。虽为初创，或未能尽其精，但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凡事只须多切磋琢磨，锲而不舍，终能成大器，学问亦如是。

古人有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望《国际汉语文化研究》志立于前，功成于后，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是为序。

曹顺庆

2016年6月于川大花园

目 录

特 稿

- 中介语与相关语言系统的对比研究 周小兵 (3)

对外汉语

- “V+O₁+把 O₂/O₂+V+C”结构中的“把”字句分析及对外汉语教学思考
..... 李月炯 (19)

语言学习词典编纂的释义研究

- 以四部对外汉语学习词典释义为例 刘娅莉 王玉响 (27)
会话分析与对外汉语课堂师生互动研究 王 丹 (39)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状态补语研究 王 燕 (49)
论中英语言中的哲学思维基础及教学启示

- 以表“完成”的语义范畴为例 向 瑾 (57)
初级汉语教材趋向补语引申义编写略谈
——以三种教材为例 徐 蔚 (68)

汉语国际传播

- 美国犹他州沉浸式汉语教学模式研究 雷 莉 (79)

现代汉语

- 现代汉语助动词“能”的配价结构初探 邓 波 (93)
量词“枚”的用法演变 郭莉莎 (104)

□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一辑）

“反而”还是“而且”？

- 有关与“不但+否定分句”呼应的关联词的讨论 任瑚琏 (114)
动态助词“了”的一例用法 游黎 (118)
委婉情态副词的再分类研究 李韵 (125)
汉语交互义构式的句法和语义分析 魏海平 (135)

方言研究

- 成都语音和《中原音韵》的比较 何婉 (149)
缅甸华人云南话使用研究 鲜丽霞 (170)

比较文学

- 好莱坞电影《大地》中的异国想象及跨文化接受 欧翔英 (181)
《史记》东渐与日本“侠文化”意识的萌芽 吴双 (194)



特 稿

中介语与相关语言系统的对比研究

周小兵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从汉语二语习得的角度，运用相关理论和偏误分析方法，考察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中介语与以下语言系统的对比：静态语言，包括汉语普通话、学习者第一语言、学习者第一外语、汉语方言、中国汉族之外的民族语言；动态语言，包括汉语儿童语言、古代汉语、近代汉语。通过考察证实两点：外国人学汉语过程中出现的中介语，具有语言系统价值；通过这一中介语与其他相关语言系统的对比，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律。如，中介语里一些偏离目标语的现象，符合人类认知规则，折射出语言的普遍性，反映了中介语系统的特点。

关键词：中介语；语言系统；对比

A Contractive Study on Interlanguage and Related Language System

Zhou Xiao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y and error analysi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SL acquisition, investigates the contrast between foreigners' interlanguage and the following linguistic systems: static language, including Chines Mandarin, learners' first language and their first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dialect, and the Chinses national languages used by minorities; dynamic language, including Chinese children's language, ancient Chines

□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一辑）

and modern Chines. It is confirmed that foreigners' interlanguage in process of Chinese learning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whole language system. Through this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interlanguage and other related language systems, many valuable and interesting linguistic phenomena and rules can be found. For example, some deviations in the interlanguage are in line with human cognitive rules, reflecting the linguistic universal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interlanguage system.

Key words: interlanguage; language system; contrast

中介语的概念是塞林克 (Selinker) 于 1972 年提出来的。威德森 (Widdowson, 1975) 把这些程序称为“简化”、(simplification)。科德 (Corder, 1978) 据此提出两种中介语连续体。盖博顿 (Gatbonton)、埃利斯 (Ellis) 等人也做了相关研究，都是关于英语习得的中介语。

汉语相关成果也有一些。鲁健骥 (1984) 的《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最早将国外中介语理论引进中国。孙德坤 (1993) 发表的《中介语理论与汉语习得》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以及中介语研究的目标、困难和问题。王建勤 (1994) 介绍了中介语研究的几种理论模式，并对中介语与中介语产生的多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周小兵 (2007) 出版的《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从五个方面全面研究了语法偏误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路径：母语迁移，目的语规则泛化，教学误导，交际策略运用，认知解释。以汉外对比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母语为英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学习者受母语影响而生成的语际偏误；从语言普遍性、标记性、自然度等角度探讨了诱发偏误产生的认知因素，角度新颖，推动了汉语学习与中介语研究的发展。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把中介语与相关语言系统进行对比，探讨中介语的语言系统价值及对比的意义。前人的语言对比一般只涉及学习者母语、目标语、中介语三者，本文还将考察汉语学习者中介语与以下语言系统的对比：学习者第一外语，汉语方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儿童语言，近代汉语。由于对比角度多，更容易凸显语言学习中的共性与规律。

1 中介语是一种语言系统

中介语 (interlanguage) 是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构建的，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标语的一种语言系统。中介语与一般的语言系统相似，有三个特征：

第一，可塑性。即中介语的语言规则不断修正。如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在刚开始学习被动句时，动词后会出现复指受事主语的宾语。如：

(1) * 王宏被老师批评了他。

但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几周后就被正确句子（王宏被老师批评了）逐步取代了。

第二，扩散性。即规则以渐进方式逐步扩展。扩散理论 (Gatbonton, 1978) 将中介语的发展分为习得阶段和取代阶段。丁雪欢 (2010) 研究发现，外国人学汉语中的特殊问句，并不是同时习得所有的疑问代词，而是按照以下顺序逐步掌握的：

(2) 怎么样/什么 → 多少/几 → 哪里/谁 → 怎么 (+V) → 多 (+A)

即，第一阶段学会“怎么样”“什么”，第二阶段学会“多少”“几”，第三阶段学会“哪里”“谁”，第四阶段学会使用“怎么”加动词词组（怎么写，怎么订机票），最后学会“多”加形容词（这个房间多大，明天有多冷）。

第三，系统性。即有系统规则。中介语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规则的。中介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一套规则。它与目标语有一定的偏离，却符合中介语规则和发展规律。如汉语中的形容词谓语句，印欧语系的留学生在习得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大致按以下顺序演变：

(3) 他是高 → 他高 → 他很高

形容词谓语句是汉语所特有的语法点，学习者受其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开始学习时会用“是”代替形容词充当谓语；后来，可以直接用形容词充当谓语；最后，才真正掌握这种句式的用法：在肯定形式中，谓语形容词前要用一个意义弱化的“很”类副词（鲁健骥，1994）。

中介语的运作，有五种方式：语言迁移；目标语规则泛化；训练迁移（如某一规则通过教学进入学习者的语言系统）；二语学习的策略；（与操母语者）二语交际的策略。学习者通过这些程序尽力内化目标语系统。其实，除了上述方式，语言普遍性、人类对语言的普遍认知因素也在起作用。

由于中介语是一个系统自足的、现实中运作的语言，研究它的特点和发展，对比它和其他语言系统的异同，自然可以促进语言研究，包括语言现象的描写、语言规则的概括，自然可以促进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和相关语言的本体研究。

以下从两方面探讨中介语与相关语言系统的对比：与静态语言系统的对比；与动态语言系统的对比。

2 与静态语言系统的对比

2.1 与当代标准目标语的对比

中介语与目标语相同的是正确表达；与目标语不同的则是偏误。通过对两者之间的异同，研究者可归纳出更多目标语（汉语）的规则。根据中介语与目标语的差距，一般将偏误分为五类（Carl, 2001；周小兵、朱其智、邓小宁等，2007）。如：

1. 误加 (addition error)，指句子、语篇中多了不应出现的语言单位。如：

(4) * 那篇文章被修改完了。

2. 遗漏 (omission error)，指句子、语篇中少了必须具备的语言单位。如：

(5) * 他在广州住了六月。

3. 错位 (sequential error)，指句子、语篇中某个或某些语言单位的位置、顺序错了。如：

(6) * 小王比较跑得快。

4. 误代 (substitution) 指在某个句法位置上用了一个不应该用的语言单位。如：

(7) * 小李通常迟到。

5. 杂糅 (mix-up error), 将两个甚至多个句法结构不恰当地糅合在一起。如：

(8) * 她又不是广东人，哪儿有资格给人家教广州话的道理呢？

这五种偏误类别比较概括，将分散的类上升到较为抽象的类，便于看出正确与错误的差别。此类对比的价值有：

第一，发现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难点。王力先生曾说：“对外教学，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中外语言的比较教学。要突出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必须首先让学生突破难点。”（赵金铭，1994）

第二，统计某一个语言点正确与偏误的比例，可以看出中介语发展的情况。

第三，偏误出现较多的语言点，容易概括出学生母语和目标语的表面异同，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两种语言的相关规则。可以说，偏误较多的语言点，往往是最需要进行语言对比分析的地方。

2.2 与学习者第一语言的对比

2.2.1 学习者第一语言与目标语的对比最重要

对比中的异同存在着等级，目的语学习的难度也有等级差异。埃利斯 (Ellis, 1985) 将其分成六个等级。我们以韩语为例，对这六个等级的描述如下：

1. 对某个语言点的表达，韩汉无差异。

韩国语、汉语的一些个体量词用法接近，如“장”和“张”。相同点会产生正迁移。困难等级为零。

2. 韩国语多个语法点对应汉语一个语法点。

韩国语中的“았、였、였”等表示时制成分，可以大致对应汉语中的“了”。困难等级1级。

3. 韩国语某语法点在汉语中不存在。

韩语有完备的格助词系统，如韩国语名词后边一般会出现格助词，表示

□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一辑）

名词的语法性质（主格、宾格、主题格、处所、时间、工具等）。汉语没有与韩国语格标记完全对应的成分。困难等级 2 级。

4. 韩国语某语法点在汉语中等值项分布不完全相同。

韩国语被动句中的谓语经常由“光杆动词+过去时后缀”承担，汉语有些可由“动词+了”承担，有些不行。困难等级 3 级。初学汉语者经常出现如下偏误：

(9) * 房子被他修了。

(10) * 杯子被破了。

5. 某语法点，韩国语没有而汉语有。

汉语有补语，有动宾离合词，韩国语没有。困难等级 4 级。

6. 韩国语一个语法点对应汉语多个语法点。

如韩国语“조금”表示数量或者程度，可以大致对应汉语中的“一点儿”“有点”：

(11) a. 韩语：밥을 조금 먹었다.

词译：饭_{宾格标} 一点儿 吃_{终结词尾}

意译：吃了一点儿饭（吃饭吃得很少）。

b. 韩语：학교가 조금 멀다.

词译：学校_{主格标} 一点儿 远_{终结词尾}

意译：学校有点儿远。

困难等级 5 级。由于不清楚哪种语境使用哪个成分，韩国学生容易出现以下偏误：

(12) * 饭我一点吃了。

(13) * 我一点矮。

2.2.2 对偏误来源的探索，是偏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二语习得的角度看，只有了解偏误来源，才能真正把握二语习得的特点和规律，才能真正弄清楚中介语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我们从中介语与目标语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偏误表象，而对比学习者的第一语言，我们可以找到产生偏误的部分原因。以下为韩国学生经常出现的偏误：

(14) * 他在饭馆四年工作了。

我们将这句话翻译成韩语，就能找出母语负迁移的根源：

(15) 韩语：그는 음식점에서 4년 일했다 (그는 4년을 음식점에서 일했다.)

词译：他_{主格标} 饭馆_{处所格标} 四年 工作了

表示行为动作持续的时量（时段）词语，韩国语在谓语动词前，而汉语大多在谓语后边。汉语初级阶段的韩国学生受母语影响，容易出现上述偏误。教师可以通过对比发现学习者偏误的原因，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使学习者减少偏误，提升学习效果。

2.3 与学习者第一外语的对比

下面是日本学生的一个句子：

(16) * 我要去做我的作业。

汉语中第一人称作领属定语，当主语也是第一人称时，领属主语常常不说。日语与汉语的情况相似，那么学生出现此类偏误显然不是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那偏误来源究竟是什么？我们从下面的对比中可以找到答案。

(17) a. 日语：わたし は 宿題 を する つもり です

词译：我_{主题助词} 作业_{宾格助词} 做_{断定助词} 要

意译：我要去做作业。

b. 英语：I'm going to do my homework.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汉语、日语中的缺省情况属于一种非普遍现象，而英语的不缺省情况属于普遍现象。因而可将汉语、日语这个语法点看成是有标记的，将英语中相关语法点看成是无标记的。由于大部分日本学生的第一外语是英语，当第一外语是无标记的而第二外语是有标记的时，学生很容易受到第一外语的影响，出现偏误。

2.4 与目标语方言的对比

汉语的中介语中会出现下面的句子：

(18) * 他有去图书馆。

(19) * 给个理由先。

(20) * 打电话我。

□ 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第一辑）

类似的句子在汉语普通话中没有，但是在汉语南方方言中有很多，如粤方言等。

前边讲的“*他经常被人骂他”，类似的句子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也有。再如下句：

(21) * 我们常常坐着在草地上讨论问题。

例 (21) 的偏误在于动词后边带表示动作进行或状态持续的“着”，同时后接“在”字结构。但类似句式在汉语方言中也存在。如江西沙溪话：

(22) 车停倒在那里。

例 (22) 中“倒”是持续体标记，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着”。

汉语二语学习者出现跟汉语方言相似的表达，有多种原因。

第一，学习者在汉语方言区学习、生活，受汉语方言影响，自然生成。如“有+V”的表达，在中国南方、海外华人社区普遍存在。以上例 (18) 至 (20)，大多是受方言影响出现的。了解了这一点，也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第二，普遍语法的作用。如例 (22)，据笔者考察，学习者并没有机会接触江西沙溪话，显然不是从方言中获得此类输入的。但在很多语言中，都有“V+持续体标记+处所介词+处所词”的句式，汉语某些方言中也存在。其实，这个句式比较符合人类普遍的认知规律：持续体标记和处所介词功能不一样，当然可以同时存在。汉语普通话只用“在”，是由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在北京话中，表示持续义的“着”和引出处所义的“在”，在语音和语义上存在相近性，在由深层到表层的转化中，合成了一个。

2.5 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

越南语中的“量词+名词”结构在没有数词或指示代词的修饰下，可以作主语或宾语，其中的量词具有定指功能，类似于英语中的定冠词（周小兵，2004）。因此，初级班的越南学生在使用“量词+名词”结构时常常出现漏用数词或指示代词的偏误。如：

(23) * 本词典不见了。

(24) * 只猫在房间跑来跑去。

(25) * 我的本书谁借了？

这种句子，不仅在一些学习者的母语（如越南语）中存在，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也存在。如：

(26) 壮语：Kol fai4

棵 树

京语：kon33 vit11

只 鸭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反映了一种语言普遍性。通过这种对比，可以从人类普遍认知的角度考虑问题，无疑可以拓展视野，全面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学效率。

3 与动态语言系统的对比

3.1 与目标语幼儿习得语言系统的对比

3.1.1 将中介语与目标语幼儿习得期的语言对比，可以发掘出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的共性

汉族幼儿语言与成人语言的差距，很多都与留学生的偏误相似。彭淑莉（2008）的研究指出，不少外国成年学生的被动句偏误，汉语母语的儿童也可能生成：

(27) *他的衣服也被湿了。

(28) *鞋被小狗穿了。

(29) *他被撞车了。

(30) *窗户把球踢碎了。

例（27）缺少谓语动词，应在“被”字后添加动词“淋”。例（28）应在“穿”的后面添加“走”，因为被动句中动词后多有补语或别的成分。例（29）是受事主语句，“被”字在这里是多余的，应该删除。汉语中不可能出现例（30）句，这句话本该用“被”字句，却用了“把”字句。“把”字句是弱标记的主动句，而被动句则是强标记的语言点，这里用“把”字句误代“被”字句也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以上这些例句都出自汉族幼儿和外国留学生，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习